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意淺語弱展卷便知為漢儒所作古德喝佛罵祖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無乃效尤而過者乎首段詆毀帝王譏侮聖賢處無大意味中段託為滿苟得謂矯飾以全忠信不如直情之為愈未段託為知和不貪不廉之說平為福有餘為害之語可謂竊南華之皮相而未竊其精神識者以為何如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謚惠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是壽

也言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

諸侯穴室樞戶

穿人之屋啟人之戶樞

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

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卷之三 牛集上

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耶竊為先生羞之耶請為先生往說音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季言跖之強暴非禮義所能化誨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日申時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邱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邱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

枝木之冠皮為冠帶死牛之舊即革帶也

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

通曰邛得幸於季謂與下季相親願望履幕下一見於幕下謁

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音旬曰張目也聲如乳虎曰邛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邛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

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音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

知可以包羅天地天能辨諸物才能司此中德也勇悍果敢

地不能出其知之外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牛集三

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

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

中黃鍾而名曰盜跖邛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

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

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

怒曰邛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

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邛雖不吾譽

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邛告

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

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
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
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
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音之故命
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
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音卓鹿之野流血百里神農
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逐榆罔榆罔
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涿鹿之戰征伐之所自起也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
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十二

以教後世縫衣

縫掖之衣大袂單衣

淺帶

縫帶使淺狹

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

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耶而
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音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

高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邱能止暴禁非其

卒之也子路欲殺音衛君

音而事不成菹

音於衛東門之上是子

教之不至也

誣毀夫子教人非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

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
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
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

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
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
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
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
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音煩燒也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翟張其尸曰磔 犬流豕
言其身之自殺操瓢而乞者皆離名離麗也泥輕死不念本
如殺犬豕也 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
胥子胥沈音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
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邛之所以說音稅我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善

牛集十二

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
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
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
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邛之
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
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
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

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耶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音虎頭

扁音虎須幾不免虎口哉須作鬚此戰國策士之言若莊子所

鞭音作必能代夫子折伏盜跖而豈作此

耶狀子張問於滿苟得亦是寓言之名但求苟得以滿曰盍不

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

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

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

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

得之意主於為利盍不為行言汝何不修行以為名利之媒

乎苟反於心豈真有見義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明是為名利而修行也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修行而

在於無行故名利之大者其幾在無恥而多信故觀名計利

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名利而反之心以自審則夫士之

為行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

相守而不離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

不離也盜跖竊聚之人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

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以臧聚而比之桀紂則忤以宰相

未必貴窮如匹夫未必賤士而能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

者為諸侯盜賊之行人之所賤小盜則小利大盜諸侯之門義

士存焉貴賤卒無定論昔者桓公小白殺音兄入嫂而管仲為

士存焉貴賤卒無定論昔者桓公小白殺音兄入嫂而管仲為

士存焉貴賤卒無定論昔者桓公小白殺音兄入嫂而管仲為

臣田成子常殺音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為首不成者為尾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義而孔子受其幣使夷吾孔子立論必賤二君之所為

而行則臣而下之言與行大相悖戾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

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五倫六位君臣父夫婦將何以為別乎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

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音的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

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滿飾以仁義之名求得我但為利而已不假矯飾之名也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

不順不監吾曰與子訟於無約訟質成之意無約假設之名也曰小人殉財君子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三

牛集三

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

所不為則一也殉利殉名雖清濁不同然舍其所為則一而已故曰無為小

人反殉而天小人殉財必逆乎天既無天矣無為君子從天之理真

子必不背理而殉名若殉時而獲名則若枉若直相為天極

面觀四方與時消息人事之有枉直君子相之為天極之有陰

舜之世不能皆直而無枉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有枉

君子固而是直非枉無成心也執圓機以為是非不隨世而是非故謂之獨成而意與道徘徊雖有是非也猶然無是非

矣無轉而行不改其操無成而義不以一節立行將失而所為將失自無

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趨赴於富求狗其成比干剖心子

胥抉音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名立

乾乘蔬而稿申子不自理中徒狄抱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而幼

失恃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

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同其患也比干至此皆言立

以忠信廉義之言為實必期必也苟得之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為愈無足問於知和曰

人卒也到底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

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音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

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無足志在興

體樂意此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積而能散惠眾周物貧人倚之以為命乃能全身無患耳陶朱三積三散意

固如此以我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之道而子獨無意於富貴豈知有不足耶抑行有不力耶將故推正

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三

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

之時變時是非之分別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天以為其所

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察其胸中無

治化同流合汙以媚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儻來之名利豈長生安身樂心之道舍其重且貴而為世俗之為非

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

權之喜不監於心或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知為

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有知

人為而不知有天理雖至貴為天子猶有損身之患况其下乎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

利窮美窮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

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此設為貪

者之言無足者謂其不知足也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德者至焉無所用利而利者至焉賢良者至焉皆富之利也非享國而嚴若君父富者無君父之尊而有君父之威嚴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

能辭之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人心樂而身安意向此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未見其超然而獨辭者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

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

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

端而爭求之亦不以為貪謂求在我也德足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以為廉謂棄其在外也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三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陸西星曰有餘而棄不足而求貪廉之實非在外也反而監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貴如天子富以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驕人戲人豈常度哉故計其遠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辭而不受非要譽也堯舜

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雍揖遜也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所謂有天下而不與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

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自歸之無足曰必恃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必恃賢知之名苦肢體絕甘旨儉約以養生縱得長生亦如久病長阨而不死

者雖生何益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

也平則能保滿則必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

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無足之意自安體樂

理以告之耳營於聲口噉於味違其常度忘其本業可不謂亂乎咳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

而上也可謂苦矣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咳或洩於下貪財

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貪財以慰無窮之求

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溺體澤則馮氣而漣可不謂疾乎

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志

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馮恃也恃此以為誇也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滿心戚感憔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內則疑劫請之賊外

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完

牛集三

殺傷之禍內則周其樓疏外則盛其僕御可不謂畏乎請取也疏窓也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富者犯此六害體亦不安意亦不樂矣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

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此而尚不覺悟及禍患之成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

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

而爭此不亦惑乎當此之際名利俱失纏縛其身心而爭此賈禍之物非惑而何此篇所設三段鄙而淺至

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有可觀處

復圭子曰天下有聖狂雖兄弟不能以相及如柳下季之與

盜跖是也以下季之聖百世之下聞風猶足以興起胡有一

弟曰盜跖不能才養不才任其為盜聚卒橫行貪得忘親不

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諸侯震恐萬民愁苦孔子謂柳下季

曰父詔其子兄教其弟理也今先生有一跖而不能誨耶請
爲先生說之柳下季曰先生所言乃父子兄弟之常也如季
之所遇則兄弟之變也且跖之爲人也強足以拒敵辨足以
飾非可順而不可逆先生卽往說亦無益也夫以聖人猶不
能化其弟况中才而涉季世之末流安能奈不聽父詔之子
不受兄教之弟何哉孔子不聽往見盜跖謁者入通盜跖曰
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耶非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擅生是
非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謁者復通孔子曰凡
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少長貴賤見而皆悅此上德也
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罕

牛集十三

也今將軍兼此三者有意聽臣請爲將軍帥天下諸侯爲將
軍造城數百里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此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耶告我以大城眾民
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堯舜湯武皆有天下而後世子孫今將何如有巢氏之民
不知衣服神農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耕食織衣無有相
害之心今子修文武之道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盜莫
大於子而乃謂我爲盜跖何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
無全德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主武伐紂文王拘此六
子者其行甚可羞也夷齊餓鮑焦槁申徒狄沈介子推燔尾

生溺比干剖子胥抉若告我以人事者不此過矣天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限之時而託於無窮之間何異騏驥之過隙也邱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歸到魯東門外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乎孔子曰邱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鬚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士惟修行則人信而任之不任則不利故名利皆假物也獨有一義真爾若棄名利而反之於心則士幾無行矣滿苟得曰藏垢納污者富行乎於人者顯無恥之人多爲名利之魁如以日晝之所爲反於日夜之所息則士又無心矣子張曰以臧聚而比之桀紂則作以宰相而比之孔墨則辭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四

牛集十二
X 1 1 1

可見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如匹夫未必賤也非以貴賤爲貴賤乃以行之美惡爲貴賤也滿苟得曰桓公小白田成子常士論所不齒而士行則下之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止論成敗不論美惡也子張曰子不爲行必將混疏戚紊貴賤亂長幼五紀六位將安所分辨乎滿苟得曰長子可殺母弟可流堯舜安在疏戚有倫也桀可放紂可殺湯武安在貴戚有義也季子可適管叔可殺王季周公安在長幼有序也儒飾辭墨兼愛五紀六位安在有別也殉利殉名雖清濁不同然捨其所當爲而爲其所不當爲則一而已故曰無爲小人反殉乎天則易無爲君子從天之理則難若

枉若直自有天極若是若非自有圓機非獨成而意者安能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乎自古忠信皆有禍患廉義悉有害失况於士者規規於言行安能免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名利二字夫誰能解之使去而子獨無意於富貴豈知限之抑力制之而終難忘之耶知和曰今夫有人於此中無專主時有古今而我無古今分有是非我無是非和其光同其塵止知有世俗之爲而體之若逸有不知心之悲喜迷而不覺雖至貴爲天子猶有損身之患况其下乎無足曰富之於人無往不利若究竟富之美處與勢力至人讓能聖人遜通無勇力而勇力至無知謀而知謀集無懿德而懿德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聖

牛集十二
X 111

無君父之尊而有君父之威聲色權勢心不待學而樂焉欲惡避就兒不待師而辨焉知和曰知者明其有餘不足之分內外之辨天下之至足莫足於我故不爭天下之至無莫無於我故不求不足故求之非求其在人惟求其在我所爭在四端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棄之非棄其在我誠棄其在我雖捐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故以貪廉之實而反監之凡儻來之外物皆害性也古之人有辭天下而不受者善卷許由是也無足曰如必苦肢體以爲高絕甘旨以養生則雖生猶死也知和曰平爲福水平則不流有餘爲害水滿必溢也物莫不然而財尤甚多聚者必多散也今富人窮其口耳之欲奢

於意而荒於業則性亂矣氣失其和平之度逆於上而溺於下則情苦矣縱其貪於財勢之求溺於色而蕩於氣則形疾矣聞知足者不辱聚財滿於阿堵知利而不知避能貪而不能舍不求辱而辱自至矣聞財行當如流水必欲積至於無用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知進而不知止無憂而戚憂必聚焉廣積招賊賄盛寇至居則嚴爲防衛行則盛爲僕御無畏而懼畏必集焉凡此六者而能先覺猶可救也及其患至雖傾宿昔之所積聚以利而易性此必不得之數也自古喪國喪家亡身亡命之儔往往坐此弊也哀哉

一部南華專爲性命而作此既以盜跖名篇吾以爲跖不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聖

牛集十二
卷三十一

盜之道也猶小盜也非大盜也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故善爲盜者盜天地陰陽之中氣以爲人復盜先天祖一之炁以全生所謂掘地尋天是也莊老豈見不出此而乃區區如和之所云而已哉其爲戰國策士之僞筆也又奚疑